

目 录

- 马老五股匪被歼记... .. 杨生毓 石成基 郝生梅 1
- 略谈解放前化隆的商业概况... .. 马文辉 6
- 解放前巫医治病害人琐记... .. 李长福 10

马老五股匪被歼记

杨生毓 郝生梅 石成基

马老五（即马忠义，俗称大老五），化隆县二塘乡龙欠村人，解放前曾任马步芳军队的师长，高参等职。一九三六年任团长时，在河西走廊堵截屠杀我红四方面军，一九四七年，去陇东任八十二军高参，为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西进出谋划策。解放前残害各族人民。解放后组织匪乱，继续与人民为敌，是人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匪首。

一九四九年，化隆获得解放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而被打倒的反动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随时妄想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下。马步芳集团的残余分子马老五、尕古鲁（即马全彪，伪团长）等人就在化隆县境内密谋活动，策划匪乱。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联络匪首马成贤（伪旅长）、谭呈祥（伪师长），在沙连堡秘密开会，组织所谓“新八二军”，马老五自称军长，组织叛乱。他勾结兵痞、流氓、反革命分子八十多人，到处活动，造谣惑众，胁迫群众参加土匪。和马老五股匪有联系的多达千余人。这些人有的是马老五主动联络的，有的是来找马老五的，有的是政治土匪，也有经济土匪。一到晚上，他们到处打劫、放火、抢劫东西，闹得全县人民不叫安宁。

马老五股匪以尼旦山为据点，经常在昂思多、扎巴、二塘及初麻地区进行破坏活动，和卡力岗的马成贤匪遥相呼应。甚至流窜到民和、贵

德、尖扎县境，严重的扰乱社会治安，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当中，马老五股匪除在昂思多、工哇滩等地抢劫群众财产外，在格许村附近无故打死藏族群众一人，在泥昂、上滩杀害解放军通讯兵、侦察兵二人。土匪所到处，烧杀抢掠，各族群众深受其害。

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在匪首马老五的指使下，由匪首冶进禄等~~等~~凑兵~~兵~~、流氓，胁迫落后群众，共约四百余人，在扎巴围攻~~我~~四区政府，企图杀害区政府工作人员，乘机进攻化隆县城。当时区政府只有区委书记史印亭、县治安科长曲建华（老八路）和民政科长李国荣三同志，武装人员二十多人。黄昏时刻，扎巴镇四周的山头上，土匪的枪声、喊叫声，愈来愈凶，区政府立即打电话，向县上报告情况，谁知电线已被土匪切断。他们知道救援无望，带上武器，关上城门，准备和来犯的土匪作决斗。区政府所有的同志一面奋力抵抗，一面派扎巴乡农民代表张积业等三人，向昂思多三区政府星夜送情报，要求部队（县大队）前来救援。土匪为了攻下区政府所驻的小土城，就放火烧北门，正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救援部队赶到了，区政府的同志在部队的掩护下，冲击土城南门，和县大队的指战员胜利会师，击溃了来犯的土匪，打死土匪三十多人，活捉十余人。

在保卫区政府的战斗中，县治安科长曲建华同志英勇牺牲，潘发云

同志受伤，查接电线的六位战士也遭到土匪伏击，二人牺牲，一人负伤。

一九四九年，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党的政策，对马老五作了反复的政治争取工作，劝其放下武器，投诚人民政府，争取宽大处理，而他执迷不悟，坚决与人民为敌。如第一次由县人民法院周信仁院长亲自到龙欠马老五家，劝导他到县上参加学习，他也答应到县上去，走到县上西关后，他以解小便为由，钻进一个居民家中乘机潜逃。逃跑后又联络土匪在我县的塔尔、官藏和民和县一带流窜，被县大队发现在官藏地区击散，又鼠窜到卧力尔、尔吾山继续进行串联活动。再次被县大队击溃。

一九五〇年春初，马老五股匪又潜伏到东沟炭山、思关峡一带，在宁临公路的各要道设伏，阻击我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一次在头道河利用山岭地形，伏击我县前往西宁给军区送马的人员，当场打死我县税务局长刘锦文及门之发、范积卫等十六位干部和战士，多人受伤。

在头道河伏击我政府工作人员后，部队追击马老五股匪九天九夜。在马老五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县人民政府又动员当地绅老、副县长马柏岭、李文秀前往东沟炭山，作争取动员工作。而马老五又疑虑害怕，深追究既往，不予宽恕。于是马柏岭、李文秀二人，答应将个人的儿子李刚、陈学礼，作为人质，马老五表态愿意投诚人民政府。当时在县上成立治安委员会，马老五被任为付主任委员，并设宴招待。与会者尚有马步芳的旧军政人员马文鼎、杨修武、赵遂、孟全禄等。还有省军

区罗师长也参加了会议，讲解党的政策，让马老五弃暗投明，得到人民的宽恕。不久，县上又动员马老五到省上军官训练团参加学习。到省上后，他以请假探亲为名，从家口逃跑，到贵德、尖扎县继续密谋匪乱。

为争取马老五，省上还曾派民和县的一个叫“花马”营长的人（马老五的友好）来县，向马老五作动员工作。结果均无效果。而人民政府对他的反复争取，作到了仁至义尽。

马老五、尕古鲁在贵德、尖扎流窜一个时候后，股匪内部发生矛盾，尕古鲁逃往牧区，马老五窜回化隆，于一九五一年元月十日晚，在昂思多关相口将该匪马匹和匪徒被我军捕获，马老五单身逃脱。

马老五从关相口跑到红卡哇油房（原马老五的油房），由亲戚王木海买连夜送到二塘乡上滩村，第二天原马老五油房的租户韩六十三听到这个消息后，去找王木海买商量捉拿马老五的事。到王家一打听知道王木海买到上滩去了。并听王的小孩讲：昨夜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拿着一支尕枪，今早和阿爸一块走了。韩六十三知道这个老汉肯定是坏马老五，他马上赶到上滩去找王木海买。韩见王木海买就问：和你一起来的老汉是谁，到哪里去了？王说：是坏蛋大老五。他样子狼狈满脸是土，连鞋都没穿。解放军追得没办法，就藏在一个山洞里三天三夜。我把他送到后沟张团团家去了。他俩一心一意协助政府除掉这个坏蛋，当天到后沟和村干部一起商量后，立即布置自卫队将张团

的院子暗暗包围起来，严防匪首再逃跑。韩六十三马上进城将情况报告给县人民政府。于元月十五日天刚黑，县上派一个骑兵排火速赶到后沟，将村子包围起来，接着一阵枪声，惊得马老五从炕上滚下来，光着脚在预先看好的房顶上挖了一个洞钻出去，越墙而出，妄想逃命。看守马的战士郭彦同志用手榴弹当场击毙。村上的群众看到后，高兴地说：‘坏蛋大老五到底也有今天！’

“不拔尽黑燕麦不能多打粮食，不除尽坏人不能过安乐日子”，这是化隆各族人民中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行动口号，不仅敢于揭露个人所知道的特务匪徒，还积极协助政府捉拿坏人。马老五就是在回族群众韩六十三、王木海买的积极协助下击毙的。

县上召开万人大会，表彰匪当中有功的人员，由县长宋林同志亲自给韩六十三、王木海买二人披红戴花，奖给耕畜和现金。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除匪患，中共化隆县委、县人民政府协同驻军，发动各族人民群众，除向武装散匪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外，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股匪，进行了坚决的军事围剿，终于取得了匪斗争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

略谈解放前化隆的商业概况

马文辉

化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气候寒冷，农业十分落后，只能种青稞、洋芋、油菜等。尤其耕作粗放，靠天吃饭，往往十种九不收。广大农村大多数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化隆山城的商业，面向这样的农村，其经营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小城镇里住着百多户人家，连同上庄子，东门还不到二百户。城里、关厢大小铺户只有三十来家。其中经营茶、布的零售商六、七家，小杂货铺也不上十多家，小摊贩有四、五家，手工业打铁铺三、四家，当铺两家。市场冷落、生意萧条，遇到农忙淡季街上连行人看不到几个，大多数铺子到下午二时许就关了门。虽说城镇，实际与穷乡僻壤没多大差别。专靠生意是很难维持生计，所以多数商户都是既经商又务农。

民国十八年（1929）前，化隆城没有管理商业的行政机构。而由几十家做生意的商户，自行选出三个人，名为“钱行”（行长1、行董2）。一年改选一次轮流当“钱行”来应付县政府和各机关摊派的各项差事、徭役和征收赋税等，也为各商户调解债务、纠纷等。十八年后青海改为行省，巴燕戎改为巴燕县，成立县政府，由省派来的张振江主政。在全县划分了若干区、乡、村基层组织，并在县城成立“商务会”组织。“商务会”设会长一人，付会长一人，下设会董三人，还有几个专供差遣跑腿叫“小甲”的人。第一任会长是县城财主陈炽，付会长冶

康福（小名叫老二巴），他们不光管化隆全县的商业活动，还管全县的农民、老百姓的一些主要诉讼案件，均由商会会长来审讯、处理、断决。经常看到商会会长开设的铺堂子里，不时地有老百姓跪在地上，伏首认罪，或被“小甲”们拖倒打股板的，有时会长歇斯底里地拍辅柜，大发淫威。

民国十八年马步英在临夏、临洮倡乱，祸延全临夏、循化等地区。加之天旱，西北地区粮食无收，造成荒年，但化隆地区却粮食盈实，故逃荒的农民百姓都来化隆谋生就食。直接影响粮价暴张，每斗青稞（150斤），售白洋30元，农村形势突变。县城商业也随之有了起色，市面上做生意的人多了，小食品、摊贩叫卖声成天不衰。加之在甘肃武威西军马廷勳垮台，将他半生聚积的白洋（民脂民膏）投放市场，一时市场上火烧白洋（因官藏生钱复亏）很多。临夏客商兰家、贾家都开设了批发行，市场另有一番景象。

民国二十年巴燕县改为化隆县，县长张振江调离，马步芳的驻军早已开赴西宁。这时陈炽又当了区长，商务会长由付会长冶廷福升任，巴燕市场就象降温的气候，阴沉而又萧条。这主要是：税收过重，一年缴纳几次所得税、利得税、营业税，还有不少各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再加上土豪劣绅的中饱复加，还有什么寒衣捐、以马代丁款等，商户难以负担，使不少商户关了门停了业。

民国二十六年西关土杨承先（杨乡约），当了商会会长，他是专

为大地主和自己谋利益的。不择手段地将他自己和全镇各大地主所拥有土地的公粮，都分摊给各商户摊~~收~~负担。这种不合理压榨迫使群情激愤，于是全镇罢市、学校罢课，到处奔走呼吁，情况十分严重。县政府不但不合理解决，却警役四出镇~~掇~~，到处抓人拘禁。县府监狱，福神庙内都塞满了人。可是罢市斗争还在继续，群众参加的越来越多，县府无法处理，上报省府，委派马青山到化隆来解决，免去了当年公粮，撤了杨承先会长之职，才缓解了事态扩大。不久省府却调杨承先去西宁，加委省参议之职。不难看出那时的政府与大地主劣~~绅~~是痛痒相关的。

巴燕的商业^主是要对农村，每年交易以农民的粮食相互~~以~~换布匹茶叶和日用必需品。经年交易所得的青稞、豌豆等由化隆粮台马三样付官以摊派军马~~料~~，向商户收购。多的商户交纳十多石（每石1500斤）少则也有三、四石。不付给现款，以劣质盐、冰碱来支付，而青盐不准商户出售，却廉价卖给“盐务局”统销。这样多层次折腾，商民所得无几。收高价更换度、量、衡器具，包销由西宁火柴厂出的，不能燃火的火柴等。每年都有些记不清的榨取，使得商户喘不过气来，那有什么景气的商业可言！

化隆山区盛产油菜籽，经交易，商户得来的油籽，经过在油坊加工榨出清油，再雇牲口运往兰州出售，而后购卖货物返回经销。自马步芳开设德兴海以来，将商户交易得来的油籽，强迫征购向兰州运油

垄断市场，而以残货、冷货以高价折合偿还征购的油籽价给商户。这些残、次、冷货，无法销售，致使商户货物滞销积压，周转不灵，接二连三倒闭、关门的商户如：自兴昌号、王顺合号、山西商户魏大的辅子等小杂货辅就更多了。有些商户同油坊家合谋偷运清油往兰州，如果稍一不慎被在享堂的关卡查出，油和牲口一概没收，还将人员扣押，须出罚款才能赎回。以后所有化隆油坊，均被湟中实业公司一律收买了。从此化隆油籽、清油均由德兴海统购统销，一手经营。老百姓谁也不能染指。

马步芳升任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后，来化隆炫耀自己，县上为其庆贺欢迎，在加合滩布置了盛大欢迎会。强迫摊派各商户，以借为名拿出布匹去搭彩棚、戏台、餐饮休息的各种凉棚。每个商户出了约20—30匹白洋布，杂货辅出爆竹纸张等无数。就这一次商户们除出款外，二十来天经风雨侵蚀的布匹，无一匹完好的，稍好点的也被衙役中饱私囊。

追光返照的假象，使马步芳沾沾自喜地当上了西北行政长官坐镇兰州，他全未意识到这是行将复灭的前兆。却让化隆人——他的第二家乡为他隆重祝贺，要各个商户出款献马，要求每个商户出马2—3匹。每匹马出白洋500元才能购到。解放前夕，马步芳为了阻止解放军，在化隆甘都等地区派兵防守。将化隆各商户所有的白扣布、白土布、茯茶一律征收殆尽，没给一文代价。至化隆解放时，巴燕镇商户已十家九破，一蹶不振。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四日

解放前巫医治病害人琐记

李长福

化隆是多民族区域，四处环山交通梗阻。在马家王朝统治下四方人士，绝少接触，与之文化落后，人民思想愚昧，凡事不是占卜就是求神、问佛，尤以汉藏民族为最。谈不上防病治病，讲究卫生的医理甚至一些医门人员，忽视病情不关痛痒。准以劣药，冒充良药，昂价出售，哄骗民财。而且惑于迷信治病造成人口频频死亡。我是生长在穷乡僻壤的一个农民家庭，对旧社会迷信治病玩忽人民的事特忆记一二。

一、民国二十六年加合乡地滩全村小儿肺炎病蔓延。我家三个嫂子曾生了已满周岁之男孩三人，同时患病，这时全村家家户户，通夜敲锣驱鬼，由此可见巫医哄骗民财以为有机可趁，使得一些信男善女无不受骗上当，仅以我家而言，略见梗概。我母亲本来出生在一个汉藏杂居的村庄，从小感染着根深蒂固的迷信色彩。可是父亲对此总抱着反面看法，为此他俩经常发生口角。但由于缺医少药，母亲看到孙儿病情紧急，便暗给我姐姐捎去口信。把父亲骗到她家。父亲是一生好酒，^{只要有酒}他就忘怀一切。母亲等到父亲走了，就任其所为，很放心着请来了一个跳神驱鬼的巫医。一说给小儿看病，这个巫医心机一转假意推三却四。母亲很知道这种人的脾气，一口气就答应给他麦子八升（每升约15斤）、青油三壶（一壶3斤），硬币三元，谢仪另外。这一

着打中了巫医心头，他便摇了摇头，立即眉开眼笑说：“只要你们诚心神佛，神灵一定会保佑你家小孩平安，但先要院子里陈设香案两天，诚心要请神佛到你家来”。母亲命令一下，全家乱成一团，当时院里摆了供桌一张，买香买表，一时香烟燎绕，灯烛辉煌。第二天刚黑巫医来到家中先问了问驱疫捉鬼时事先言定：“要生羊一只，白盘一付（馒头12个），青砖12块小锅一口，高红一匹，灶旗三面（每旗黑布一尺），烧纸一道（百张），大桑三盘（用面在瓦片上拿火烘着）红布五寸，油锅一口，酹酒一壶，龙虎相生的青壮男子12个，都办得到了吗？”母亲说：“一概准备齐全。巫医吓呼着母亲说你家做菜的鬼怪神通广大，非要这些东西，定会制服不了他，还要草人火把一具。母亲当然如命照办。

医疗喝了半个时辰酒，一跃跳到了供桌前，便张牙抖嘴，跺脚甩头，旋即解开上衣，披发仗剑，提起红、黑笔在黄表上乱划了五张符并命人屠宰活羊，取毛血一点献到供桌之上，继将白盘献在桌前，令将全羊煮熟备用。就开始轮番钻到了三个病孩的房间，把黑碗在墙壁上打得碎迹一地，麻鞭打得尘土一屋。又在各房间里乱打了一阵，走到院中烧滚的油锅前，大吼一声，拿起酹酒向锅中喷酒一口，火焰冒起三尺多高，持灶旗的龙虎相生人，立即用旗扑灭，如此再三。说赶入锅中的魔鬼全部被炸死了，只有一只老奸巨滑的鬼，尚未捉到。又在院里象追人一样乱打鞭敲锣鼓助威，跑了三圈。说鬼扣在了砖下，

快拿来，一转身说鬼驱进了这里用符表一纸封住，再用五寸红布扎住了门口，伏盖了一只青砖。随从人给巫医挂了高红，巫医立身北向将头朝天，点了几点，似乎向上帝请命处事，炭令龙虎相生人点燃了草人火把面桑烧纸。又钻进了病孩的房内，在病人身上用桑、烧纸火把过了一下（百姓习惯说煮了一下），每燎一个病孩就在房门上贴上一道符然后将草人火把命龙虎相生人拿出门外，巫医手持符送到十字路口，挖地埋。说来往行人踏着鬼永不能乱起马来。出进大门，最后的一道符贴到了门首。说另外的鬼也不能混进门来。最后一只羊跟随着巫医等人一顿吃尽。说病人的病疾由大家分担了。第二天清晨母亲派大讨了一只活羊，茯茶一包，青稞八升，馒头一付（12个）红布六尺，青卡机布八尺，清油三壶，硬币三元，已被宰了的羊皮一张，足足在毛驴上驮了一驮，送到巫医家说了麻烦。父亲回家后查问绵羊为啥短了两只，母亲扯谎说被狼吃了，连羊皮没有个影响，才过了三天，那三个小孩相继死了。巫医听说孩子全死了，便对别人说他家第一个，对神佛真正没有诚心，神佛很恼怒没有给他家保佑，第二严格的没忌门，被孝子踏着了。其实全村64户人家，利用迷信治病，而死于肺炎病的患儿40人。

三我父做事不仔细民国二十九年（1940）他用驢马一匹，在鄰村换来了一头患着流鼻病（肺病）的骡子没到半年，传染到每一个无病的骡马身上，一连死了三匹。这次父亲也发了急，自己请来了一

个巫医，这个巫医如前说：“一夥鬼怪藏在了你家后院子大窑里，经常骑到骡马背上转圈”。从此吓得女人们不敢往后院搬柴取洋芋。时值十月寒天，巫医一蹶起神来，说紧赶把洋芋搬出窑外，填好窑坑，他用法抓尽鬼怪，才能保住牲口平安。父亲知道牲畜是稼畜的命脉立即命大伙将洋芋搬出院子，另外没有储藏这样多洋芋的窑，只好用毛毡草口袋、驴帘子、羊皮等暂且伏盖起来。跟巫医照上次一样，为抓鬼蹶了半夜。把收藏洋芋一事那得内能顾得到，等到第二天挖好了窑半数洋芋已经冻成了铁屐，经日光一照都变成了一包水。我家是25口人的大家庭，这窑洋芋约在七千斤之上，第二年洋芋籽种全部由乐都买来。这次父亲给这个巫医的谢仪是硬币五元，青稞壹斗，小麦三升，青油五壶，绵羊一只，红布六尺，茯茶一包，馒头一付。父亲满信了巫医担保着其余牲畜，不会再发生病变的谎言。一个月以后剩下的骡子四头，骡马三匹迭二连三的都死了，只剩下了另一个圈里的三头毛驴，一头驴骡。根本没明白剩下四头牲口，是隔离了圈道的缘故还强调着说，驴和驴骡骨头硬气，不容易得病。治了牲口的这个巫医听到牲口全都死了的消息，照样编出了一套谎言，说鬼虽然被他捉尽了，但捉得迟了，鬼把牲口骑得过限了，都挣死了。

民国29年（1940年）我家远房的一位堂妹，生了三个孩子后，丈夫死了。家庭特别困难，这年六月里，两个孩子患了湿热病看看到了严重关头叫我大哥给她请来了一位本本子。说她家起了砂土

还有一股男子亡魂缠绕住两个孩子，要念经三天，才能消灾灭祸。说得她信上信下。念经到了第二天本本子看到供桌底下有一口铁锅，口朝地，底朝上，本本子便打好主意，晚上假装惊恐的一付面孔，对我的哥哥和妹妹说，亡魂钻到锅底下了，非把这口锅远远拿走，病是不会好。妹妹为了孩子的生命，便喜天欢地央求本本子回家时，把锅带去。本本子设出的圈套实现了，便做出一种难为情的样子，说带是我带，去后一定要送给活佛，在我的家里万万不能带进去，不然亡魂要跟到我家。第三天经念完了，本本子把锅和布施稍在驴背上要走，但坚决不让一个人送他，说他一直要把锅送到活佛的家里去。这口锅原来打算着要换掉一口漏水的烂锅，是委托了油脚户从兰州带回的本本子一走，破锅越漏得劲大，造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没办法跑到一个村地主家，说定每元秋后还赏油籽五升，才贷了三元硬币，原由兰州带买了一口铁锅。由于伪政府不时的苛捐杂费，她一个寡妇人家三年没得赏债。这个地主一算便把五亩地拿走了。从此妹妹家庭就一年不如一年，渐渐走向了破产的路途。祸不单行，本本子走后一月，两个孩子也无可救药，前后都送到土里去了。她只得寡守着一个剩下的儿子，到了十八，被马步芳征充了兵役。在兰州战役结束后，再没找到她儿子的下落。她眼看到人家的儿子都回了家只有她的一个没来等到两月、三月、半年，始终听不见儿子回来的消息，致使忧虑过度到了十月便呜呼哀哉了。

民国十八年县城西关有一名乐都大夫叫张先生的开设着一座中药铺。在当时坐镇化隆县的县长是一位内地人名叫张振江。这个县长深通医理，乐意给人诊脉看病。一次给一名病人处了一张方剂，内中下了一味犀角，病人去到这个药铺买了三付药，但这个县长每处一次方剂，药铺里病人买上的药，他一定要亲自过眼，这三付中的犀角上他发现有了钉眼，心中就起了疑惑，派人把乐都医生叫到县政府的大堂上，公案桌上拍了一掌一吓，便审出了拿驴蹄上削下的蹄片冒充了犀角的实情。张县长判决把他游街，以儆效尤。让他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手执铜锣，一边走一边敲，口里还喊着：“卖假药照我着！”“卖假药照我着！”跟在后面押送的两名衙役，还不时地用木棍戳他。从此张先生卖假药的劣迹也收敛了。